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十七

職役考

復除

宋寧宗慶元元年正月蠲台湖嚴三州貧民身丁折帛錢一年

先是孝宗時余端禮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㟨出一絹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絹千錢後增至

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於府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民力稍蘇至是年九月又蠲台嚴湖三州被灾民丁絹二年二月蠲臨安府民身丁錢三年十二月蠲紹興府貧民明年身丁折帛綿絹嘉泰四年八月蠲紹興府攢宫所在民身丁錢絹綿鹽十二月再蠲臨安府民身丁錢三年開禧元年十二月詔永除兩浙身丁錢絹二年正月蠲兩浙路身丁紬綿

開禧三年三月蠲兩淮被兵州郡役錢

嘉定二年七月募民以賑飢免役

五年五月詔州縣見役人毋納免役錢役滿復輸

十一年七月蠲四川關外諸州稅役又蠲光州民兵戰死之家稅役

理宗端平元年蠲漳州歲納丁米錢泉州興化軍一體蠲放

時袁甫為福建轉運判官丁米錢久為漳泉興化民

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輸甫幷蠲

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

淳祐八年二月福安縣民羅氏母年過百歲復其家遣

有司歲時存問

寶祐二年蠲利閬隆慶漳州綿州賦役

宋史儒林傳曰孝宗時程迥知進賢縣大水亡稻

太郡蠲租稅至薄迥請悉蠲之郡僚曰渡江以來

未嘗全放恐戶部不從迥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

俱免今損十矣夏税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寛議乃息

忠義傳曰咸淳六年江東大旱唐震知信州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户勸富人出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為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為盡力富人出粟愈多饑民藉以得食所活無算

遼穆宗應歴十五年二月復鷹坊徭役

至道宗時大公鼎為興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為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於帝即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帝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為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於天下從之

臣等謹按捕鷹亦差役中一事遼金之隙實始於此金史云初遼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境內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公私厭苦之太祖

常以為言其後遂執其障鷹官舉兵伐遼

聖宗統和十年二月給復雲州流民

四月又給復朔州流民三年

十二年正月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

袍銀帶月給羊酒復其家

至道宗大安十年十二月三河縣民孫賔及其妻皆

百歲復其家

開泰元年十月賜義門復

前遼州録事張廷美六世同居儀坤州劉興允四世同居各給復三年

興宗重熙十三年復王子班郎君及諸宫雜役從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仁先奏也至十六年仁先遷北院大王奏今兩院户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從之

道宗太康五年十一月復南京流民差役三年被災之家免租税一年

金制凡叙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蔭子孫及凡有出身者謂司吏譯人等出職帶官叙當身者雜班叙使五品以下及三品承應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場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月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

熙宗皇統四年十月詔薰風殿二十里内及巡幸所過五里内並復一歲

十一月以河朔諸郡地震詔復百姓一年

世宗大定二年三月免南京正隆丁夫貸役錢

四年二月免安州今年賦役及保塞縣御城邊吳二村

凡扈從人嘗止其家者亦復一年

九年二月以曹單二縣被水尤甚給復一年

至二十七年十一月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

差稅一年衛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

章宗明昌三年詔賜棣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

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

五年二月齊河縣民張涓濟陽縣王琛河州李錡急義好施詔復之終身仍著於令

九月如秋山詔經過人户曽當差役者復一年

泰和四年四月以旱灾免州縣徭役

宣宗興定元年十二月詔免逃户復業者差賦至三年又詔凡逃户復業者但輸本租餘苦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復户有司失信擅科者以違制

論

元光二年十二月量免延安等民差稅
延安土人充司縣官義軍使者選人代之量免其民
差稅歸德徐邳宿泗永亳潁壽等州復業及新地民
免差稅二年見户一年嘗供給邳州者復免一年之
半睢州陳留杞縣免三之一
元太宗時夏津灾東平路奏差官王玉汝奏請復其民
一歲

憲宗時命免儒户徭役

先是太宗命皇子庫騰鎮西京時儒者皆隸役河西人高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請除之從其言及憲宗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

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及世祖時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辨論辭累千百帝遂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為左驗又别其富實以儒戶避役者為民貧乏者五百戶隷太常寺

世祖中統元年七月北京路都元帥阿哈乞免所部軍士征徭從之

三年七月復蒙古軍站戶差賦閏九月免諸路軍戶他徭四年七月河南統軍司言屯田民為保甲丁壯

射生軍凡三千四百人分戍沿邊州郡乞蠲他徭從之

二年二月詔減免民間差發

時免西京北京燕京差發又以真定大名河南陝西東平益都平陽等路兵興之際勞於轉輸差發減輕科取至三年四月免松州興州望雲州新舊差賦至元十年六月免大都南京兩路賦役以寛民力二十四年七月免東京等處軍民徭賦二十五年免遼陽

武平等處差發三十年免大都差稅

復東平孝子王閏役

臣等謹按元史孝友傳曰元有天下其敎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葢不乏焉自臨江劉良臣以下數十百人皆表其門閭或復其家是旌門既爲定制而徭役之復與不復或時有不同耶

三年閏九月以濟南路遭李璮之亂軍民皆飢盡除差發

至四年以西凉民户值呼塔噶阿勒達爾之亂人民流散免差税三年十七年二月詔哈喇所部和州等城為叛兵所掠者免其民差役三年

四年二月以民杜了翁先朝舊功復其家

八月詔西凉流民復業者復其家

至元元年四月詔逃户復業者免差税三年後至元十九年免諸路逃移户明年差税成宗大德十年詔逃亡民户復差税三年延祐元年免流民復

業者差稅三年仁宗皇慶二年七月以保定真定河間民流不止悉免今年差稅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詔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年泰定帝致和元年二月詔亦如之

巴延奏蠲京圻漕户雜傜

二年五月勅上都諸人自願徙居永業者復其家

七年頒農桑之制凡五十家立一社凡為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

南京河南蝗旱減差徭十分之六
至二十四年免北京飢民差稅二十六年六月以禾
稼不收免遼陽差稅
朝議給還孔廟洒掃戸仍復其家
曲阜孔子廟歷代給民百戸以供洒掃復其家至是
尚書省以括戸之故盡收為民太常少卿王磐言廟
戸百家歲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
聖朝疆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

以待孔子哉時論韙之至泰定二年九月齊履謙宣撫江西福建州縣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罷遣之

九年三月詔免醫户差徭

至成宗元貞元年三月詔免醫工門役大德七年十月詔從軍醫工止復其妻子户如故

五年勅修都城凡費悉從官給九月發民夫三千人伐巨木遼東十一月發北京民夫六千伐木乾山並免其

家徭役

十年八月鳳翔寶鷄縣劉鐵妻一産三男復其家三年

十一年正月免于闐採玉工差役

至二十八年十月免衛輝種仙茅户徭役成宗大德

七年十月又詔淘金站户無種佃者免雜役一年

十三年三月勑諸路儒户通文學者三千八百九十並

免其徭役

至二十五年十月詔免儒户雜徭成宗大德十一年

五月（時武宗已即位）勉勵學校蠲儒戶差役文宗即位陳顥上疏勸蠲儒人徭役帝嘉納之順帝元統元年九月詔免儒人役二年詔儒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五月復沂莒膠密寧海五州所括民為防城軍者為民免其租徭

至十五年二月征巴實伯里軍士免其徭役二十七年五月詔徹爾特穆爾所部女直高麗契丹漢軍輸地稅外並免他徭

十二月詔凡故宋繁冗科差百餘條悉除之

至二十八年十二月復議徵

十四年正月以江南平百姓疲於供軍免諸路今歲所納絲銀

先是十年五月詔免民代輸僉軍户絲銀及伐木夫户賦稅十一年五月勅隨路所僉新軍其户絲均配於民者並除之十三年正月以中書省言賦民舊籍已有定額減至元七年新括協濟合併户今歲絲賦

之半至是復免

十七年十二月免鞏昌常德等路飢民徭役

至二十六年六月遼陽等處飢免今歲差賦

二十一年十一月募人開耕江淮荒田免其一切雜役

至二十五年正月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

二十五年二月以江南站户貧富不均命有司料簡合户稅至七十石當馬一匹並免雜徭

二十八年四月以地震免侍衛兵籍武平者今歳徭役

二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詔免天下差稅有差

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民户逃亡者差稅皆除

之自是以後凡即位皆有復除之詔大德元年二月

以改元免上都大都隆興差稅三年九年二月以郊

祀免大都上都隆興差稅至武宗至大二年上尊號

詔免腹裏江淮差稅至治三年十二月泰定帝改元

并免八番思播兩廣洞寨差稅一年

成宗元貞元年以供億繁重及水傷禾稼免咸平府邊民差稅

至大德二年正月詔免水旱郡縣老病單弱者差稅三年五年各路被災重者免其差稅一年六年三月以旱溢為災大都平灤被災重者差稅三年餘經賑恤者免一年十二月御史臺臣奏大德元年以來數有災變宜減免差稅帝嘉納之七年五月盡除內郡饑荒所在差稅各道奉使宣撫言去歲被災人戶未

經賑濟者宜免其差役從之八年正月免平陽太原差稅三年隆興延安及上都大同懷孟衛輝彰德真定河南安西等路被災人户免二年大都保定河間路免一年

三月詔免軍器匠門役

至大德元年三月免武當山新附軍徭賦

二年五月免兩都徭役

是月又復司天臺觀星户

大德元年十月免陜西鹽户差稅

武宗至大元年六月以益都飢免今歲差徭

七月詔江南江北水旱飢荒巳甞遣使賑恤者至大

元年差發官稅並行除免二年正月詔被災百姓內

郡免差稅一年九月詔各處人民飢荒轉徙復業者

除差稅三年十一月以徐邳連年大水百姓流離悉

免今年差稅東平濟寧薦飢免其民差稅之半下户

悉免之三年十月免被災人户至大二年以前負欠

差稅十一月免未經賑恤人户今歲差稅其曾經賑

恤者量減其半

仁宗皇慶二年十月旌表高州民蕭乂妻趙氏貞節免

其家科差

臣等謹按元史列女傳所載節婦甚多莫詳年代

其可考者隆興霍榮妻段氏夫死無子誓死不貳

孝養舅姑大德二年府上狀中書給羊酒幣帛仍

命旌門復役如制是節婦之復其家乃舊制也

延祐元年正月免上都大都差税二年其餘被災曾經賑濟人户免差税一年

五年三月免鞏昌等處經賑濟者差税其後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免被災處差税一年文宗天歴元年陜西霜旱免科差一年二年以關陜旱免科差三年至順元年五月詔河南懐慶衛輝普寧四路未經賑濟人户令歳差發全行蠲免其餘被災路已經賑濟者腹裏差發免三分

二年十一月以星變免各路差稅有差

七年六月時英宗已即位詔免僧人雜役

至泰定帝泰定元年十一月詔免伊囉勒昆達實密

役文宗天歷二年十二月詔僧尼徭役一切無有所

與又詔諸僧寺田有當輸租者免其役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免陝西明年差稅十之三

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免天下雜役三年蠶戶差稅一

年又罷廣東福建蠶戶為民免差稅一年

文宗天歴元年十二月詔免被兵郡縣雜役
二年十月免各處煎鹽竈户雜泛夫役二年
至順二年九月免控鶴户雜役
三年六月免四川行省今年差税
順帝元統二年十月免湖廣屯户五百差徭
至元二年江州行貸粟免役法
江州諸縣飢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
富人徭役以為息

二年悉除北邊民徭

邊民歲有徭役滿濟勒噶台鎮北邊悉蠲除之後爲

定例

至正元年十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者免其家雜役

二年十一月詔免雲南明年差稅

六年閏十月免天下差稅三分水旱之地全免

十四年五月募毛胡蘆義兵免其差役

九月免河南蒙古軍雜泛差役

二十六年二月詔免天下雜泛差徭

以比者屢遭逆臣為亂內外之民經值軍馬致使困乏與免一切雜泛差徭

明洪武元年八月詔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令一子侍養免其差役

二年令凡民年八十之上止有一子若係有田產應當差役者許出丁錢雇令人代無田產者許存侍十

九年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凡八十以上者皆復其

家

令避亂民復業者聽墾荒地復三年

三年定民婦三十以前守志至五十以後不改節者除

免本家差役

四年令免闕里孔氏子孫三十六户徭役

至十八年十月詔凡聖賢後裔輸作者皆免之至英

宗正統元年令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周子程

子司馬光朱子之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神

宗萬歷十年五月免先師孔子及宋儒朱子李侗羅從彥蔡沈胡安國游酢真德秀劉子翬故大學士楊榮後裔賦役有差

閏三月詔諸郡縣軍户以田三頃為率稅糧之外悉免雜役

七年令山東正軍全免差役貼軍免百畝以下餘田與民同役成祖永樂元年令各處軍衛有司軍匠在京充役者免家下雜泛差役宣宗宣德三年令迤北

回還軍餘民人收充御馬監勇士者免其原衛原籍戸下人丁差役四年令各衛所軍每一名免戸下一丁差役若在營有餘丁亦免一丁供給英宗正統六年令陝西土軍優免五丁餘聽科差

五年三月免京民役

應天府言運輸官物悉役京民帝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於外郡今兵革漸息正當休養命免其役

七年令官員亡故者免其家徭役三年

十二年八月詔凡致仕官復其家終身無所與

十九年七月以左都御史詹徽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常工部侍郎秦逵戸部侍郎楊靖在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

臣等謹按免役免丁俱有限數若復其家則一家全免故惟致仕官及年八九十以上有爵之老人始以此優之使得終其天年耳若詹徽等以在職公勤之故命復其家益異數非常制也

十三年十二月免朝官及功臣家雜役

令六部都察院應天府并兩縣判祿司儀禮司行人司隨朝官員除本户合納稅糧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盡免又各處功臣之家户有地土除合納糧草夫役其餘糧長里長水馬驛夫等役悉免之

十六年三月復鳳陽臨淮二縣民徭賦世世無所與

諭户部曰鳳陽朕故鄉皇陵在焉昔豐沛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永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宜榜諭

其民使知朕意

二十年七月遷南方學官教士於北復其家

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命遷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至英宗正統十年令監生家免差役二丁世宗嘉靖九年題准各竈户内有舉人監生生員省祭吏役照有司事例一體優免

二十二年四月命杭湖温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往淮

河南滁和等處就耕免役三年

惠帝建文四年三月（時成祖巳即位）詔山東北平河南被兵州縣復徭役三年

成祖永樂元年八月免富民徙北平者差役五年

三年九月徙山西民無田者實北平亦復五年九月令自願徙北京為民及免杖而徙者免徭役五年徙流而徙者免徭役三年十四年十一月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於保安州賜復三年

六年六月詔流民來歸者復三年
後至宣宗宣德五年二月令招流民賜復一年正統
十四年十一月景帝命侍郎耿九疇撫安南畿流民
賜復三年孝宗弘治二年八月復四川流民復業者
雜役三年武宗正德十四年五月詔山東山西陝西
河南湖廣流民復業者復五年世宗嘉靖二十四年
詔流民復業者給復十年穆宗隆慶元年七月詔撫
山東河南被災流民復五年

二十二年令天壽山種樹人户免雜泛差役

宣宗宣德元年令天地壇壇户免雜泛差役

三年三月放免老幼殘疾軍民匠九百九十二人

初元年九月命行在工部凡工匠户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丁四丁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餘皆放回俾後更代單丁則視年久近次第放免殘疾老幼及無本等工程者皆放免至是乃驗放

四年三月免四川茶户徭役

八年四月以兩京河南山東山西久旱賜復一年

英宗正統七年令天文生陰陽生俱免差役一丁

十二年定雲南土官免丁例

先是四年既令雲南土馬軍自備鞍馬兵器糧食聽征者免本户差役四丁至是又令雲南土官四品以上優免一十六丁五品六品一十二丁七品十丁八品九品八丁雜職六丁

景帝景泰元年令各處操備民壯户内每名免三丁雜

泛差役

四年五月旌義民出粟賑饑者復其家

後英宗天順時凡出粟賑饑者皆復其家

英宗天順八年正月詔醫士厨役樂工人等果年老不堪應役無丁替者悉放為民

憲宗成化三年令宛平昌平二縣墳户免雜泛差役

至孝宗弘治元年令昌平縣墳户等户免三丁武宗正德五年令陵户墳户雜泛差役除正身外免二丁

孝宗弘治元年定諸王等親屬免丁之例

親王王親雜役免二丁郡王王親一丁鎮國等將軍

夫人親父一丁

又定醫生及在官人役免丁數

御藥醫士除本身外免二丁在院醫士除本身外免

一丁醫生止免本身京城火夫御馬監養馬勇士除

本身免二丁尚膳監光祿寺厨役將軍力士轎夫旗

校寡婦吏典并御用監司禮監銀作局高手匠役俱

免本身十三年又免光祿寺酒户差役二丁

世宗嘉靖四年三月更定錦衣衛官優免之制

户部以武職濫乞優免乃疏議錦衣衛隨朝指揮免三丁千户鎮撫二丁百户所鎮撫一丁請著為令得旨錦衣衛指揮免七丁千户五丁鎮撫百户三丁疏中又言舊制内使免一丁今定武職例亦略與相比有旨内官内使照文職例優免

十五年免各處守護陵墓民差役

詔各處帝王陵寢前代名賢及本朝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勑塟墳墓所在官司照例編僉附近民人一丁看護免其雜泛差役其塋域所占地畝稅糧一并除豁十八年三月給復承天三年二十年二月顯陵成又復承天三年

二十年十月復山西被寇者徭役二年

二十四年議定優免則例

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

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糧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糧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内官内使亦如之外官各減一半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雜職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丁一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閒住者免一半其犯贓革職者不在

優免之例如戸内丁糧不及數者止免實在之數丁多糧少不許以丁准糧丁少糧多不許以糧准丁俱以本官自已丁糧照數優免但有分門各戸疎遠房族不得一概混免

臣等謹按孝宗實錄載弘治十六年六月刑部主事劉喬言浙江各府徭役軍需皆計丁田派徵而官員之家率得優免遂致奸偽者多詭寄勢家而徵科重累小民乞定優免之額京官及方面官三

品以上者優免若干七品以上者優免若干八品以下者優免若干其餘丁田悉照民間均派云云其言前此未見施用斯時所定之例得非喬之遺策歟

二十九年九月令抽取各處有馬民壯俱免本家徭役二丁以示優卹

穆宗隆慶五年定免海戶差役

令上林苑海戶永樂宣德年間額設正德年間續補

及係正身充當者准與全免差役若係添補量行優免三丁其餘丁產與民一體均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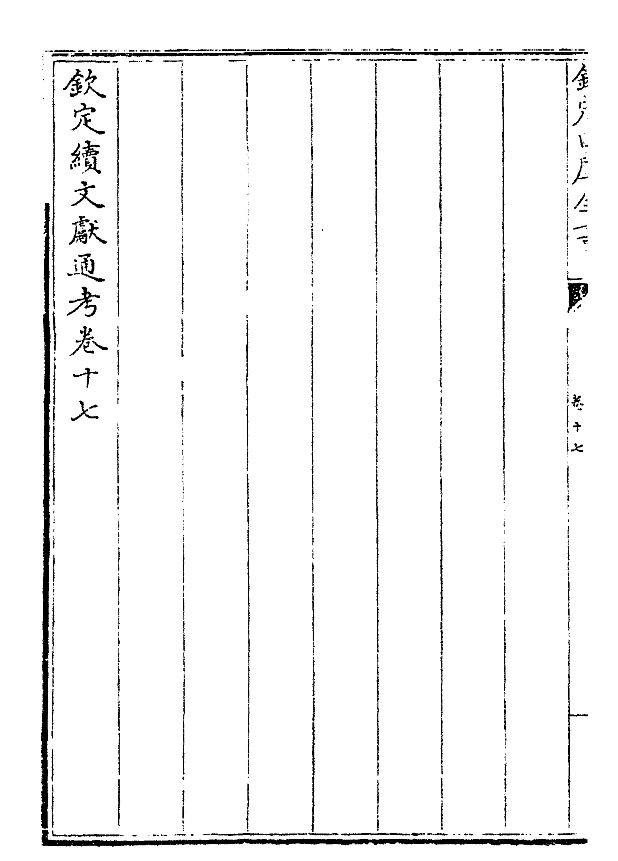
神宗萬歷十一年十一月清優免冒濫之弊

順天府尹臧惟一言優免冒濫其弊難言凡係內使將軍校尉等項職役務要該衙門印信公文查驗分别品級見役歇役照例優免從之

熹宗天啓五年十月免京師生員家報僉商役

詔言京師因差役繁重生員與平民一體報僉殊失

令甲優免二丁之例今查生員之家果係父子同胞兄弟一應商役准與豁免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十八

編修臣瞿槐覆勘

總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十八

征榷考

臣等謹按馬端臨作征榷考自征商關市以暨雜征斂等門阜財足用之道固已詳言之矣顧征榷之法行之自古積久不能無弊宋初立法務從簡便南渡以降諸郡稅額亦累有放免然而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筭及緡錢虛市有稅空舟

有税甚至以食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布帛皆使納税蠧國剥民有不可勝言者遼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金有鹽筴酒麴茶税征商榷場等法元雖取民無定而其要一本於寛故前代告緡借商經總之制元皆無之明制府州縣有税課司局河泊有所諸歲辦商税漁課引繇契本有額至神宗之季遂議開礦榷税於是所在搜括日增歲溢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犀奸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

歸上所謂利之所在害即隨之者也續考斷自南宋寧宗迄於明代其門類仍倣馬氏之例而以見於史志紀傳各書者依次編輯亦可藉以考其原委而鏡其得失焉

征商 關市

宋寧宗開禧元年六月罷廣東稅場八十一墟

初關市之征高宗時屢經省罷其未盡者孝宗繼志悉推行之淳熙五年六月罷諸州私置稅場時知臨

安府吳淵乞復置西溪等兩處發引欄稅帝曰闗市譏而不征去城五十里之外豈可復置欄稅耶十二年給舍看詳趙汝誼乞行下省臣過客販米不得阻遏其免收力勝錢一項自有見行約束如有違戾以唱花為名故作留滯者許客人赴訴監司臺省重寘憲典從之光宗紹熙三年三月罷雅州稅場五至寧宗時諸郡商稅屢與放免焉

理宗紹定五年三月詔京城内外免征商三月

淳祐四年九月臺臣言嚴州及紹興蕭山等縣征商煩苛詔亟罷之

寶祐二年六月罷臨安府臨平鎮稅場

秘書少監劉克莊進故事曰自漢中葉筦榷之法行上而公卿下而賢良文學各持一論然公卿之論常勝雖合賈誼董仲舒諸名儒唇敝舌腐而不能殺其勢惟本朝則不然所用三司使如寇準蔡齊王堯臣包拯宋祁張方平蔡襄其人平日既持

賢良文學之論一旦居公卿之位終不肯背儒者大旨此所以異於漢也熙寧改法初猶用程顥蘇轍為官屬其後薛向吳居厚之徒始進於是司馬光得政内擢李常為版書外擢鮮于侁為漕臣以救其弊元祐相業第一義也臣謂國家此一氣脉宜述續不宜間斷宜培養不宜椓伐顧今天下兵不可汰官不可省郊廟之禮不可闕掖廷之用不可減臣非敢立高虛之論直以理財為非也昔之

理財者摧抑富商巨賈之盜利權者耳遂什一以
養口體者弗問也削弱豪家大姓之侵細民者耳
營升斗以育妻子者弗問也天地所產海之魚鹽
藪之薪蒸漆枲絺紵之百貨械器陶冶之一藝盖
販夫販婦園夫紅女所資以為命者茍操幹之無
遺則嘆愁之寧免漢算緡錢下逮末作唐為宮市
害及樵夫治世氣象不宜如此向也榷酤榷契信
有遺利今橐括殆盡弓張未弛已失利源邑困鬮

絲之取民受池魚之殃議者排之愈力執事者持之愈堅踵漢廷鹽鐵之獘失先朝前輩名儒治賦之意麟趾澤息蠆尾謗興將安取此臣觀今日事勢損上未易言也酌中制以取之足矣裕民未易言也捐末利以還之足矣昔陳恕令三司吏各條茶法第為三等曰上者取利太深可行之商賈不可行於朝廷吾用其中者真計臣之心也王旦遣漕臣曰朝廷榷利至矣真大臣之言也惟詔廟堂

省府壓圖之

度宗咸淳元年正月詔臨安免征商三月

四年再免在京征商三月

恭帝德祐元年二月令長吏一切勿征稅

遼太祖三年五月置羊城於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

市易

聖宗統和元年九月南京秋霖害稼權停關征以通山

西糴易

從南京留守奏也

臣等謹按遼史食貨志又載乾亨間留守司言民艱食請弛居庸關稅疑即紀統和元年九月事葢統和改元即在乾亨五年六月故志猶誤仍乾亨年號也

四年十一月以古北松亭榆關征稅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

十二年二月免諸部歲輸羊及關征

十九年閏十一月減關市稅

開泰元年十二月貴德龍化儀坤雙遼同祖七州始征商

初東遼之地自神册來附未有榷酤鹽麴之法關市之征亦甚寬弛馮延休韓紹勲相繼以燕地平山之法繩之民不堪命至太平九年八月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等遂乘之以作亂

金世宗大定二年制院務𢟍虧及功酬格

八月罷諸關征稅止令譏察

時張中彥為吏部尚書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譏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笥甚於剽掠有傷國體乞禁止之從之

二十年正月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至章宗泰和四年言事者以物價視舊為高除金銀則額所不能盡該自餘金銀可並添一分詔從之七年三月戶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小商貿易諸物收

錢四分而金銀乃重細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復止三分是為不倫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議以為如此恐多隱匿遂止從舊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勅尚書省定院務課商税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百一十六處比舊減九十四萬一千餘貫遂罷坊場免債房税

八月禁止杙親王公主奴隸占綱船侵商旅

十月罷提點所賞罰制

尚書省奏今天下使司院務既減課額而監官增虧復有升遷追殿之制宜罷提點所給賞罰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點官侵犯場務者則論如制詔從之

五年增置中都等路院務

陳言者乞復舊制坊場不許惟許增置院務詔尚書省叅酌定制遂擬遼東北京依舊許人分辦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視量添設院務於二十三處自今歲

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間中都稅使司歲獲十六

萬四千四百四十餘貫自增院務後歲獲二十一萬

四千五百七十九貫凡增五萬貫有奇

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務課虧令運司差官監榷

元太宗二年正月定諸路課稅

十一月置十路徵收課稅使

以陳時可趙昉使燕京劉中劉桓使宣德周立和王

貞使西京呂振劉子振使太原楊簡高廷英使平陽

王晉賈從使真定張瑜王銳使東平王德亨侯顯使

北京夾谷永程泰使平州田木西李天翼使濟南

元史耶律楚材傳曰太宗初即位楚材條上便宜一十八事其一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近臣慱第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

陳時可趙昉等皆寛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叅佐皆

用省部舊人

六年立徵收税課所

凡倉庫院務官并合干人等命各處官司選有産有行之人充之其所辦課程每月赴所輸納有貿易借貸者並徒二年杖七十所官擾民取財者罪亦如之

十一年十二月商人烏爾圖哈瑪爾撲買中原銀課二萬二千錠以四萬四千錠為額從之

至次年正月即以烏爾圖哈瑪爾充提點諸路課稅所官

耶律楚材傳曰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奏罷之自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平河南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譯史安天合者諂事鎮海首引烏爾圖哈瑪爾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

楚材極力辯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

搏鬭耶又曰爾欲為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

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又楊奐傳曰歲戊戌試諸道進士奐試東平兩中

賦論第一北上謁中書耶律楚材楚材奏薦之授

河南路徵收稅課所長官兼廉訪使將行言於楚

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

非所長又況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

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顧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内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典責之曰剥下欺上爾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

論翕然以為前此漕司未之有也

世祖中統四年正月改諸路監榷課税所為轉運司

至至元六年二月罷宣德府税課所以上都轉運司兼領改河南懷孟順德三路税課所為轉運司十七年六月中書左丞安塔哈等請罷江南所立税課提舉司平章政事阿哈瑪特力爭詔御史臺選官檢覈具實以聞十九年二月改上都宣課提領為宣課提舉司二十六年正月罷甘州宣課提舉司入寧夏都

轉運使司

是年令凡在京權勢之家為商賈及以官銀買賣之人

並赴務輸稅入城不弔引者同匿稅法

用都轉運司阿哈瑪特等言也至至元十九年十一月以勢家為商賈者阻遏官民船立沿河巡察軍犯者沒其家仁宗元祐五年二月勅上都諸寺權豪商販貨物並輸稅課

臣等謹按元典章中統二年六月恢辦課程條畫十二事內一條諸犯匿稅者貨物一半沒官一半付告人充賞但犯笞五十入門不弔引者同匿稅

科斷食貨志謂是年用阿哈瑪特等言始定是制與典章年月不同

至元四年九月申嚴西夏中興等路僧尼道士商稅酒醋之禁

至十二年二月遣必勒陶齊博羅檢覈西夏榷課七年五月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有溢額者別作增餘

尚書省言諸路課程歲銀五萬錠恐疲民力宜減十

分之一運司官吏俸禄宜與民官同其院務量給工食仍禁所司多取於民歲終較其增損而加黜陟從之至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員提點增羨者遷賞虧兊者賠償降黜凡隨路所辦每月以其數申部違期不申及雖申不圓者其首領官初犯罰俸再犯決一十七令史加一等三犯正官取招呈省其院務官俸鈔於增餘錢内給之其課仍依舊例三十分取一院務官大者不過三員攅攔合干人等驗課

存設運司并提點官吏於管下院務取借錢物者以盜論與者同罪即應稅之物不經依例抽分使訖稅印者亦如之

免上都商課惟收市易莊宅等契本費

尚書省言上都地里遥遠商旅往来不易宜特免收稅以優之惟市易莊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費從之至二十年七月勅上都商稅六十分取一二十二年五月又減上都稅課於一百兩之中取七錢

半

十年四月免隆興路榷課三年

十四年七月榷大都商稅

至十九年二月減大都稅課官十四員為十員二十年九月從舊城市肆局院稅務皆入大都減稅徵四十分之一

二十年十一月犂昌設拘榷課稅所

諸王哲必特穆爾請於分地二十四城自設管課官

不從又請立拘榷課税所其長從都省所定次則王府差設從之至二十三年正月罷葦昌二十四城拘榷所以其事屬有司

禁雲南管課官於常額外多取餘錢

二十一年七月定税物不得抽分本色行御史臺言應税貨物並宜扣筭寳鈔不得抽分本色違者以偷盜官物論取與同罪命中書省下部行之

二十二年六月詔減商稅罷牙行

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稅

增腹裏為二十萬錠江南為二十五萬錠從丞相僧格請也

二十七年八月禁諸人毋沮平陽太原大同宣課

至二十八年二月又詔毋沮擾山東轉運使司課程

二十九年定諸路輸納之限不許過四孟月十五日

三十年五月勅僧寺邸店商賈舍止其物貨依例收稅

三十一年詔天下商稅有增餘者毋作額
成宗元貞元年增上都稅
用平章拉沁言也至大德元年十月又減大都商稅
歲額為三千錠
大德二年十二月定諸稅錢二十取一歲額之上𠃵增
至七年二月帝謂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歲課增羨希
求爵賞者此非掊克於民何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
𠃵以增羨作正數十月安西轉運司於常課外增䇠

五萬七千四百錠人賜衣一襲以勸其功

三年三月罷陝西路拘榷課稅所

七年二月減杭州稅課提舉司冗員

九年七月蠲晉寧冀寧今年商稅之半

以累歲被災故也

武宗至大三年正月禁近侍諸人外增課額及進他物

有妨往制

定稅課殿最法

諸色課程並係大德十一年較定舊額元增總為正額折至元鈔作數自至大三年為始恢辦餘止以十分為率增及三分以上為下酬五分以上為中酬七分以上為上酬增及九分為最不及三分為殿所設資品官員以二週歲為滿定稅課官等第萬錠之上設正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千錠以上設提領大使副使各二員五百錠之上設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百錠之上設大使副使各一員

四年十一月時仁宗已即位勅商稅官盜稅課者同贓官贓罪

仁宗延祐七年十一月禁京城諸寺邸舍匿商稅

至泰定帝泰定元年四月稅僧道邸舍積貨致和元

年正月禁僧道匿商稅文宗至順二年八月命宣課

提舉司毋收伊特穆爾邸舍商貨稅

文宗天歷二年三月僧道伊嚕勒昆珠格達實密爲商

者仍舊制納稅

至七月遂征京師僧道商稅至順二年三月中書省

言宣課提舉司歲榷商稅為鈔十萬餘錠比歲數不登乞凡僧道為商者仍征其稅命誠為僧者仍免之

十月以親祀太廟禮成詔免奉元路民間商稅一年

至順三年六月又免陝西行省本年商稅

天歷時天下總入商稅額數

大都宣課提舉司一十萬三千六錠一十一兩四錢

大都路八千二百四十二錠九兩七錢上都留守司

一千九百三十四錠五兩上都稅課提舉司一萬五

百二十五錠五兩興和路七百七十錠一十七兩一錢永平路二千二百七十二錠四兩五錢保定路六千五百七錠二十三兩五錢嘉定路一萬七千四百八錠三兩九錢順德路二千五百七錠九兩九錢廣平路五千三百七錠二十兩二錢彰德路四千八百五錠四十二兩八錢大名路一萬七百九十五錠八兩五錢懷慶路四千九百四十九錠二兩衛輝路三千六百六十三錠七兩河間路一萬四百六十六錠

四十七兩二錢東平路七千一百四十一錠四十八兩四錢東昌路四千八百七十九錠三十二兩濟寧路一萬二千四百三錠四兩一錢曹州六千一十七錠四十六兩三錢濮州二千六百七十一錠七錢高唐州四千二百五十九錠六兩泰安州二千一十三錠二十五兩四錢冠州七百三十八錠一十九兩七錢寧海州九百四十四錠三錢德州二千九百一十九錠四十二兩八錢益都路九千四百七十七錠一

十五兩濟南路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二錠三十六兩六錢般陽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錠九兩大同路八千四百三十八錠一十九兩一錢冀寧路一萬七百一十四錠三十四兩六錢晉寧路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九錠四十兩二錢嶺北行省四百四十八錠四十五兩六錢遼陽行省八千二百七十三錠四十一兩四錢河南行省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二十八錠三十二兩二錢陜西行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九錠三十九

兩三錢四川行省一萬六千六百七十六錠四兩八錢甘肅行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一錠三十六兩一錢江浙行省二十六萬九千二十七錠三十兩三錢江西行省六萬二千五百一十二錠七兩三錢湖廣行省六萬八千八百四十四錠九兩九錢

臣等謹按元史食貨志謂天歷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不啻百倍葢七年額止四萬五千錠也今就志所載諸路總數計之凡九十三萬九

千五百六十八錠有奇尚不及百萬然以四萬之額而增至九十餘萬民亦何堪此苛征乎
順帝至元三年二月立船戶提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定船戶科差船一千料之上者歲納鈔六錠以下遞減
至六年二月罷各處船戶提舉司
邵遠平續弘簡録曰元有商課又有額外課若稅及船料又在額外課之外者
六年二月罷通州河西務等處抽分按利房

明太祖即吳王位設宣課通課等司凡商稅三十取一

初稅收官店錢至是減之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縣官店為通課司凡商稅三十取一收鈔及錢過者以違令論

洪武元年八月除書籍田器稅

又命凡物不鬻於市者勿稅買賣田宅頭匹必投契本別納紙價

明史食貨志曰關市之征宋元頗繁瑣明初務簡

約其後增置漸多行齋居礬所過所止各有税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應征而藏匿者沒其半凡納税地置店歴書所止商氐名物數官司有都税有宣課有司有局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所收税課有本色有折色税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其後以次裁併十之七又有門攤課鈔領於有司

臣等謹按是時征税雖設而帝每戒多取免苛征

如實録所載洪武七年四月彰德税課司税及蔬果飲食畜牧諸物事聞帝曰古稱聚斂之臣甚於盜臣正此等官吏也命罪之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貨入京至長淮闗吏留税之既閱月而貨不售訟於官帝聞之曰商人遠涉江湖各有所向執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納課於官彼此一耳遲留月日而使貨不售吏之罪也令予杖而追其俸以償商人九年六月山西平遥縣主簿成樂秩滿來朝上

其考曰能恢辦商課帝曰稅有定額若一恢辦為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訊十三年六月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恥焉時胡惟庸伏誅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帛之類皆勿稅其榜示天下使共周知十九年十一月大同知府鄭彥康奏往歲大同中納鹽糧交易者多所以商稅日增自停中鹽後稅課虧耗不及舊額帝命戶部覈其所虧之數悉免征

旨開國之善政也

十年三月遣中官國子生等覈實天下稅課司局

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一百七十八處因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覈實立為定課

十三年正月命稅課司局額米不及五百石者領其稅於有司

吏部言天下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者凡三

百六十四處宜罷之從府州縣征其課爲便報可
十九年三月詔天下歲觧税課錢鈔其道里險遠難致
者許易金銀以進
每金一兩價鈔六錠銀一兩價鈔一錠至宣宗宣德
六年六月溫州知府吳文淵言今禁用銀而溫州商
税漁課仍徵銀廵攔網户辦納甚艱仍乞納鈔從之
七年三月令湖廣廣西浙江商税漁課辦納銀者皆
折收鈔每銀一兩納鈔一百貫十年正月英宗即位

詔諸色課程舊折收金銀者仍照例收鈔

成祖永樂元年免軍民常用雜物等稅

凡軍民家嫁娶喪祭時節禮物染練自織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車船運已貨物并農用器各處小民挑擔蔬菜溪河貨賣雜魚民間家園池塘採用雜果非興販者及竹木蒲草器物并常用雜物銅錫器物日用食物俱免稅

七年遣御史監生於收課處榷辦課程

定京城官店塌房稅

初南京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貨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駔儈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太祖乃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為屋名塌房以貯商貨其貨物以三十分為率内除一分官收稅錢再出免牙錢一分房錢一分與看守者收用貨物聽容商自賣其小民鬻販者不入塌房投稅至是令京城官店塌房照三山門外塌房例宣課分司收稅錢一分免牙榻

房錢二分

十年令廵按御史等官查所辦税鈔有數倍增收及将瑣碎之物槩勒税者治以罪

二十一年榷淮安諸處商税

山東廵撫陳濟言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坮平百貨倍往時宜遣人監榷商税一年以為定額從之

仁宗洪熙元年正月增市肆門攤課鈔

時欲通鈔法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請於市肆各色門攤內量度輕重增納課鈔官取其昏軟者悉燬之帝是其言仍命俟鈔法通即復舊額毋為常例

宣宗宣德四年始設鈔關及收鈔官

時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與市肆鬻販者阻撓所致乃於京省凡三十三府州縣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錦衣

衛兵馬司官各一員於城門察收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没官仍罪之舟船受僱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遠近納鈔於是有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南京上新河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每船百料納鈔百貫

臣等謹按鈔關之設自是年始自北京至南京沿河設立鈔關七曰漷縣臨清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至正統十一年移漷縣鈔關於河西務景

泰元年又於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及蘇杭二府設鈔關成化弘治間沿革不一嘉靖四年鳳陽府設正陽鈔關前後凡十有二處皆止稅船料惟臨清杭州兼收貨稅至萬歷時止存河西務臨清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九江共七處此明一代鈔關之大畧也凡船料始時估料定稅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為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嘉靖時又命以成尺為限勿科畸零焉

六月從戸部尚書郭資等條奏定塌房等納鈔例

至七月御史羅亨信言臣監收在京官員軍民鋪店課及塌房園圃等鈔俱不按月納官及有鋪店積貨隱匿不報者又油房磨房磚瓦窰木植場皆未增課請今後課鈔過期不納者令順天府兵馬司催督私匿貨物者取勘各追罰鈔一千貫油房亦如塌房例除額鈔外納鈔五百貫牛車納一百貫小車二十貫其在外州郡城市多有豪猾軍民居貨在家一如塌

房或就船交易俱用金銀請遣官點勘居貨之家每房一間月追鈔五百貫又於各處河岸點閘往來舟船載貨物者量地遠近盤貨多少每船百料鈔或二百三百貫俱就本處有司收貯則内外鈔皆可通命戸部擇其可行者行之

六年二月蠲臨清等處店舍課鈔

先是臨清等處官民家多有店舍依在京例收鈔至是侍郎曹弘言比有司令里老開報塌房一時畏懼

凡街市人户俱作停貨店舍月納鈔五百貫而實無貨停蓄民貧無鈔有鬻子女産業輸官者帝覽奏謂户部曰前欲鈔通故權令店使納鈔有司不知恤民其獘如此即勘實蠲除之又命京城及通州店房稅每間自五百貫減至一百貫五十文至正統十四年十二月減至四十貫景泰二年二月户部奉命議寛恤條件自宣德年間以鈔法不通取勘民間買賣舖面及住居房屋作塌房名色納鈔今多燒燬倒壞乞

除免鈔貫詔如所議

七年三月減各處税課額外倍罰之數

詔以先因商賈阻滯鈔法加倍罰納税課今鈔法頗通除正額外倍罰之數以十分為率減三分塌房減五分南北二京不在此例俟鈔流通再行定擬至五月思南知府張瑾奏思南税課司歳辦鈔一萬二千六百餘貫邊地別無出產商賈少至累民賠納近於額外再加五倍夷民貧困雖鬻子女不能辦追責急

則逃竄山峒乞仍舊便帝諭戶部曰貴州邊郡其可
以中國例之乎此益卿等初議之失其悉如舊八年
六月又諭戶部所收課除前減免外增加之數以三
分為率悉減一分九年十月以旱饑詔府州縣見收
稅課及車船門攤地畝果木一應課鈔除正額外因
鈔法加增者以十分為率俱免四分十年正月英宗
即位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
妄增正統三年十月以順天府尹姜濤奏免京城小

車納鈔四年六月以水災令塌房及車輛鈔貫悉減半徵收十二年三月御史聞人韺奏請停止鸞疏載薪小車小船納鈔命戶部議行

英宗正統元年命直省稅課司局收鈔不及三萬貫者從侍郎于謙請也十一年令各處稅課照永樂七年收辦其見辦課鈔比舊增多者以見辦之數為額若領其稅於有司

辦課一萬五千貫與市鎮買賣處離有司路遠及軍

衛相參者復設稅課司局雲南貴州原無榷辦之處
令所司收辦一年為額至天順元年又令稅課司局
不及萬貫者領於有司
四年七月取回徐州等處收鈔官
戶部奏滹縣臨清濟寧徐州淮安揚州每船百料納
鈔百貫雖累減免止納四十貫然六處徵收不無重
複宜革去徐州濟寧二處取回收鈔官從之十月又
罷龍江大勝關等處收鈔官至六年罷上新河收鈔

官十二年九月又以杭州知府高安言每船百料止納鈔二十貫

七年正月定在京宣課都稅二司稅鈔則例

初二司收課則例不一奸弊蝟生户部主事汪澍以為言事下順天府議定每季緞鋪納鈔一百二十貫油磨糖機粉茶食木植剪裁繡作等鋪三十六貫餘悉量貨物取息及工藝受直多寡取稅

八年七月免南京各城門所收稅

南京守備太監劉寧奏先是各城門徵收軍民人等騾駄柴米諸物出入者鈔貫今鈔法通行宜盡免從之

九年置官房於彰義門收商税課鈔

十一年復差主事一員監收臨清淮安船料鈔

十二年令户部遣主事二員榷辦淮安臨清商税課鈔順天府委官一員榷辦張家灣宣課司商税俱一年吏代景帝景泰元年遣主事二員監收金沙洲九

江船料鈔一年更代又遣主事二員監收蘇杭二府船料鈔六年遣南京戶部主事一員監收上新河船料鈔又取回河西務臨清淮揚蘇杭及九江金沙洲監收船鈔主事令各府委佐貳官一員每歲輪收各處巡河或巡按御史提督兼理憲宗成化二年遣主事二員監收九江金沙洲錢鈔定為則例候一年滿日各府委佐貳一員照例輪收七年復各遣主事一員於蘇杭九江河西務收鈔孝宗弘治十四年收回

臨清收鈔主事令委府州佐貳管理仍令管倉主事

監督

十四年九月時景帝已即位詔內外門攤商稅課先因鈔法增

額者止依洪武舊額收受

次年各商稅課仍依正統時見行事例收辦時于謙

柄國船料鈔每百料減至十五貫又減張家灣及遼

陽課稅之半

景帝景泰二年定收稅則例依時估價直

凡商客鈔羅綾錦絹布及皮貨磁器草席雨傘鮮果野味等一切貨物依時估價直收税鈔牙錢鈔塌房鈔若干貫及文各有差估計未盡者照相等則例收納其進塌房鈔并抽分布匹按月房鈔俱爲除免

五年七月以鈔法阻滞仍比宣德年例令兩京塌房店舍菜果園并各色大小鋪行俱减輕納鈔有差從戸部請也八月給事中陳嘉猷等奏比聞戸部將兩京塌房店舍菜園果株及街市各鋪定爲則例按

月輸鈔軍民人等俱畏納鈔艱難有將鋪面關閉不敢買賣者有將園圃瓜蔬拔棄而平為空地者有將果樹斫伐而減少株數者蓋由鋪面已納門攤鈔貫園圃亦有夏稅差徭況其間或借資本以貿易或僦房舍以開張或計利多寡而開閉之不常或天時水旱而栽種之弗遂今若通行編冊按月輸鈔民實不堪況邇年來旱澇災傷幾徧天下惟望上鑒天變下憫民窮將各色應納鈔貫暫且停止勑部曉諭軍民

人等務令鈔與錢兼行則國用不虧下民不擾誠爲兩便帝命既納門攤課鈔其菜果園及小鋪行暫免

英宗天順元年四月命臨清船料鈔改收米以備賑每鈔二貫折米一升

至四年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白圭請將金沙洲見收船鈔改收米賑饑部議每鈔五貫折米三升從之

憲宗成化六年六月以淮揚二府去年亢旱改船料鈔收米每鈔五貫折收粳粟米三升貯於近倉以備

賑

憲宗成化元年七月詔商税課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一貫折錢四文

三年六月又以光禄缺鈔供應命蘇杭二州丈量客船錢鈔中半兼收六年令鈔一貫折錢二文其商税課照舊收鈔

是年罷蘇杭淮揚臨清九江金沙洲等處收船鈔料

至二年十月以軍士月糧折支不給復徵湖廣金沙

洲江西九江船料鈔四年罷蘇杭九江金沙洲四鈔關六年復設金沙洲鈔關七年二月復設蘇杭九江三府鈔關

五年令河西務監收船鈔官凡載官糧物并運糧河船有衛所名號往回俱不在收鈔之例

至孝宗弘治七年令河西務及各處鈔關凡經過官民糧米剥船俱免納錢鈔

令京城九門并通州等抽分局廠例不應抽之物不許擅取

十五年又令九門監收錢鈔内官及各處抽分廠毋得將不應抽貨物違例抽分至嘉靖四年又令各商裝載柴米并自用物件不許於抽分時一槩混抽

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工部官

自後專遣御史至弘治初從給事中王敞言取回蕪湖杭州荊州三處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貳官監收其

稅十三年復遣御史

弘治十二年吏部尚書倪岳疏曰祖宗舊制各設

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亦未見其虧客商船隻亦未見其留難葢通判等官職畀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部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為能事以嚴刻為風烈籌算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船隻往返過

期者指為罪狀輙加科罰客商資本稍多者稱為殷富又行勸借有本課該銀十兩科罰勸借至二十兩者少有不從輕則痛行笞責重則坐以他事連船折毀客商號哭水次見者興憐夫增課為國雖稱聚歛猶是有名其科罰勸借者或倚稱修理公廨或倚稱打造坐船率皆借名入己無可查盤況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廵撫官視為賔客廵按官待以顔顔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

來客商懼怕征求多致賣船棄業此豈祖宗設關
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伏願俯察民隱特勑該
部停止新例遵復舊制仍勑鎮巡等官時常糾察
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公私兩使商民不虧庶幾
人心快悅怨聲消弭矣
吳肅公讀書論世曰三稅官始於工部王復以京
師建公署及器用運舟費絀故增置之是年所稅
僅千金其後漸加歲至萬金商受無窮之禍皆復

作俑也

十五年令順天保定河間等府凡皇親公主幷內外官管莊僕佃人等毋許占守水陸關隘抽分財物挾制害人違者發邊衛永遠充軍

十六年正月戶部條奏揚州蘇杭九江諸處應收船料每鈔二貫折收銀一分按季解部以備邊用命議行之

至四月又從戶部奏以內庫之鈔令九門幷都稅宣課司河西務臨清淮安等處商稅俱徵本色一年以

備賞賜支用孝宗弘治元年二月崇文門上新河張家灣及天下税課司局仍錢鈔兼收除鈔關税課司局俱折收銀錢又令崇文等九門上新河張家灣臨清淮安揚州蘇州杭州劉家隔正陽鎮各税課司局每鈔一貫折收銀三釐錢七文折銀一分觧京庫其存留者折支官軍俸糧每銀一兩折鈔一百貫四年十一月崇文門宣課分司商税兼收五等鈔九月九江鈔廠船料改收銀十一年閏十一月命揚州鈔關

明年折收銀以備造清寧宫之用十二年正月命河西務船料錢鈔通折收錢二月復以尚書倪岳言復舊制令各處鈔關收錢鈔不許勒取生鈔髙錢以病商人武宗正德元年五月崇文門分司商税錢鈔亦折銀七年十月户部奏除揚州鈔關銀專備織造其臨清河西務淮安蘇州杭州五鈔關俱收錢鈔九江鈔關仍舊收銀世宗嘉靖八年十月制直省關鈔復收銀巡按直隸御史魏有本奏令各鈔關主事將經

過軍民船隻應納錢鈔自十月初一日始照例每鈔一貫折銀五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依限觧部送承運庫自後鈔關收銀遂為定制

孝宗弘治元年命崇文門客貨外車輛毋得搜阻

御史陳瑶言崇文門監稅官以掊克為能非國體因有是命五年又令在京宣課司收商稅止照舊例不許分外搜求有傷治體

二月定京城商販起條納稅例

客商販到諸貨若係張家灣發賣者省令赴局投稅若係京城發賣者以十分為率張家灣起條三分崇文門收稅七分如張家灣不曾起條崇文門全收之

臣等謹按王圻續考載弘治時商稅課鈔共四千六百一十八萬九十貫其時每鈔一貫折收銀三釐是四千六百餘萬貫以銀計之不過一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兩有奇耳又載嘉靖二十三年課鈔共五千二百六萬八千一百九貫亦所增無幾

至萬歷後横征厚斂不可勝算斯民窮財盡而國亦隨以多故矣

十六年凡橋梁道路關津私設抽分害民者照廵按御史等通行查革

武宗正德五年十月增京城九門税

初弘治時九門歲入鈔六十六萬餘貫錢二百八十八萬餘文至末年數大減至是户部覆御史李元奏九門車輛每年納鈔三百三十萬八千二百貫錢四

百二十萬二千一百四十四文定為例凡增弘治時

數倍至嘉靖三年詔仍如弘治初年例至萬歷三年

戶部奏准九門出入車馱錢鈔數每歲進鈔六十六

萬五千八百貫錢二百四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文

送交內府天財庫

十二年六月令草新設抽分廠

先是十一年七月巡撫湖南都御史李充嗣言近因

鎮守太監假名科斂其左右之人為弊尤多乞禁止

以甦民困詔從其奏至是又從御史胡文靜奏令查
天下新設抽分厰所及禁約各鎮守横索助貢等銀
未一年太監鄭璽復請設於順德廣平工部尚書李
燧依阿持兩端横征之端復起尋命中官李文馬俊
之湖廣浙江抽分厰與主事中分榷税
世宗嘉靖四年置鈔關稽考簿
户部置空白印信稽考文簿三扇發鈔關主事收掌
令逐日塡寫船料商税數差滿日將一扇存留備照

一委官收執一解部查考又御史楊彝奏各鈔關自
文到日為始委附近府州縣佐貳官一員同役查收
錢鈔即將實數登簿以憑稽考差滿日有不廉敗檢
者聽部指叅不待考察即時罷黜
四十二年令各關歲額定數之外餘饒悉入公帑
四十五年始抽淮安過壩稅
時因災傷議準過壩米麥雜糧每石抽銀一釐名曰
軍餉至隆慶四年又定脚夫挑盤過壩貨物每石脚

頭原得容商脚銀一釐内抽四五毫不等名曰脚抽又將過垻雜糧每石斛夫原得斛銀一釐五毫内抽五毫名曰斛抽五年又將過垻雜糧子花麻餅每價銀十兩牙人取牙用銀五分内抽銀二分五釐名曰濟漕并軍餉共四税每年通計不滿三萬兩萬歷八年漕運總督凌雲翼奏淮安四税病商實由監收官交代不常廵緝人役增用太濫欲行歸併部官兼管尚書張學顏覆奏照原則例榜示商牙令管理淮安

常盈倉主事委官收貯作正支銷從之

穆宗隆慶元年十月申明九門課税原定則例

刑科孫支言九門税課定有則例邇年倍征横索奬

孔滋多宜令分屬五城御史委官監收所設監生吏

典俱即裁革仍申明原定則例榜示從之

二年始給河西務臨清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九江各鈔

關主事關防勑書

尋令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觧去府遠者令佐貳官

收貯府庫季觧部主事掌覈商所報物數以定税數收觧無有所與

神宗萬歷六年天下總入商税額數

在京九門額徵本色鈔六十六萬五千一百八十貫折色錢二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五十文順天府歲徵都税司正陽門宣課司安定門税課司德勝門税課分司共本色鈔十三萬七千九百五十貫折色錢二十七萬五千九百文崇文門宣課分司商税猪口

牙稅條稅船稅共銀四萬三百餘兩錢一千八百八十七萬七千七百文通州張家灣宣課司及抽分廠併條稅船稅通州鹽牙稅居庸關商稅共銀一萬六百餘兩錢二百八十八萬七千餘文永平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商稅各鈔共六十八萬四千六百餘貫

南京五城兵馬司房稅龍江關船料石灰山關大勝關應天府都稅司商稅聚寶門宣課司聚寶朝陽二

門分司江東龍江兩宣課司商稅門攤太平門龍江龍潭三稅課局商稅門攤上元江寧等縣商稅并酒醋房屋等江東瓜埠兩巡檢司共鈔一千四百八十九萬一千一百餘貫以上俱每貫折銀六毫閏月加鈔在外其外又有鈔課廊紙匠營房地租銀批驗茶引所及龍江河泊所瓜埠三汊河泊所等所漁課不在內安慶府商稅并魚課酒醋徽州寧國二府商稅并茶課池州太平蘇州三府商稅松江廬州揚州三府商稅并魚課常州府商稅門攤并酒醋魚

課鎮江鳳陽兩府和州商稅淮安府滁州商稅門攤

徐州商稅門攤并酒醋廣德州各色課鈔共一百五十

七萬九千四十三錠四十五萬二千五百餘貫錢五

十六萬七千餘文

浙江布政司商稅門攤并酒醋魚課等鈔共二百二十八

萬三千四百四十三錠五貫一百七十七文

江西布政司商稅銀三千五百五十兩二錢魚課與有閏在外

湖廣布政司各色鈔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四十

一貫一百七十三文

福建布政司商税門攤并魚課等鈔共二十六萬七千三百三十六錠五貫五百九文

山東布政司各色鈔三百五十萬一千一百一十錠一貫

山西布政司各色商税門攤并酒醋等課本色鈔共三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八錠三貫一百七十五文折色鈔九百二十錠三貫羊皮及米在外

河南布政司各色課鈔共四十萬六千八百二十錠二貫四百一文

陝西布政司商税并酒醋等課鈔共一百七十四萬五千三百二十一貫九十一文

四川布政司商税等鈔五十四萬四千七百一十八貫二百四十六文黑鉛皮硝及課米并魚課米在外

廣東布政司額征南雄府太平橋南北抽盤商税并鐵課等銀約四萬三千餘兩

廣西布政司商税門攤等鈔二萬四千五百五十六錠三貫八百八十三文

雲南布政司商税門攤升酒醋鉛鐵銅税魚課等銀約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五兩二錢有竒各色課海肥約五千四百九十八索二十手本色麥米在外

貴州布政司商税等鈔共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三貫二百九十九文

十一年革天下無名私設税課

萬歷初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併
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
船二稅至是詔兩京十三省所屬額設有印稅課外
一應無名稅課令盡數除之然自隆慶以來凡橋梁
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累詔察革不能去
也
給事中蕭彥商稅議曰商稅仿古關市之意以佐
國用胡可已也顧法愈詳稅愈重視國初異矣他

姑無論即如河西務大小貨船船户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店又有正稅張家灣發買貨物河西務有四外正條船矣到灣又有商稅百里之内轄者三官一貨之來榷者數稅所利幾何而可堪此夫船料舊也條船果舊乎出店進店可重稅乎而不落店家徑赴京賣者彼且未嘗進店也一體徵收何名乎此萬歷八年該司郎中之議而今因之者約所增三萬有奇而商困矣

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獨奈何不一蘇之為商
民計也淮安四稅下及脚抽議者以為權宜之術
不可已矣然不可漸減耶日用米穀進出店二稅
如河西布疋通州油婆麴者又不可蘇耶至於儀
真之稅既非祖制亦無重複曩言官之疏詳矣乃
以該地方執稱軍餉之充為數幾何不可議罷耶
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商稅所當議也
二十四年十月始命中官榷稅通州

是後各省皆設稅使羣臣屢諫不聽

食貨志曰榷稅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趙承勛奏請始其後高寀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李鳳於廣州陳奉於荆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隆於蘇杭魯坤於河南孫朝於山西邱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陜西李道於湖口王忠於密雲張曅於盧溝橋沈永壽於廣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採姦民納賄於中官輙給指

揮千户劉用為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厰
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没其全貲負帶行李亦被
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
稅所至數激民變帝率庇不問
二十五年正月命御馬監王朝同原奏百户鄭惟明往
天津諸處徵收店稅賜之敕
是年朝奏徵雜貨稅銀以進次年四月又進租銀二
千兩七月千户宋户奏請設湖口縣稅二十七年十二

月千户張宗仁奏徵杭嘉寧紹湖貨稅三月天津稅監馬堂奏界內舖店牙課每年再加銀二十萬兩通灣稅監張煜奏年例事竣進租銀三千三百兩有奇四月百户陳道元奏徵蘇松常鎮四府商稅每年可進五六萬兩五月千户韋夢麒奏徵湖廣荊州店房千户王宮柱奏徵河南彰德鄭州諸處土產貨物及各馬稅課遼東稅監高維奏進山海關福德店置店銀五百兩山東徵稅千户喬髙奏德州清寧徐州南

界諸處稅課每年可加銀四萬兩合原額共十萬太
監李鳳奏徵廣東廣州府及太平橋海嶺等處稅課
百户韓永受請復廣西水陸通衢幷土產貨物稅課
百户范蒼奏徵黄州稅課幷土產名馬太監高寀進
福建稅銀百户仇世亨奏查取湖廣通省各項存留
羨餘等銀千户何其賢奏查各省歲額餘兩及所積
無礙銀兩十二月千户陳保奏廣東原設市舶司乞
賜店名徵收租銀四萬兩千户何忠奏福建八府一

州請設市舶舊稅二十八年正月千户王承德奏徵
廬州等四府州縣稅銀每年可得四萬兩太監邱乘
雲奏進四川稅課銀七千七百餘兩俱俞行之
御史葉永盛論稅使疏曰邇者礦店槩與榷議繼
起中使狼戾棍黨橫行惟留都根本之區稍稍安
枕不意無賴武弁鄭一麟馬承恩輩復有京口儀
真獻店設榷之請供用庫副使暨祿條議沿江内
外河道有裝販私鹽䝿料等並容其統屬覺察夫

自古設榷止於江湖要津並未逮及各府州縣並無土商土著名色馬承恩借一儀真而牽連沿江上下借一商稅而巧立土商土著名色暨祿又從而推廣之夫江南諸府州縣何處無河何處無水道何處無土著何處無交易今不論内外盡歸統屬則舉留都各府縣之河埠細及米鹽雞豕粗及柴炭蔬果之類無物不稅無處不稅無人不稅將縣無寧村村無寧家内外騷動貧富並擾流毒措

虐寧有紀極比閙鬬以来所未有之暴也暨祿又欲將韓文盛等給與冠帶委官名色頃者畿輔之閭假官私委已不勝擾然曰假官人猶得持其短長彼猶隱然惴懼惟恐敗露肆害尚小今既給冠帶將顯然以命官自居恣睢縱肆噬人白晝掠貨通衢誰阻之者且中官藉此輩為爪牙此輩又藉各土棍為羽翼凡十室之村三家之市有土著即有土棍有土棍即有藉土商名色以吞噬鄉曲者

是梟獍連袂而戎莽接踵也在明旨謂不忍加派害民然派有定制不如制者猶得以三尺議其後此則横心取逞横口取噬更無忌憚府縣不敢理撫按不能問上告朝廷反以為阻撓而罪之民怨結胷哭泣徧野如是而人心不離天下不亂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在明旨謂征商税以蘇小民不知所奏土著土商正所謂小民諱言小民篤言土商此羣小之乃計奈之何其不察況上取一下取

二官取一羣姦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名則
朝廷蒙其垢實則羣小享其益亦何苦身歛怨而
予奸黨以刼奪之藉也乞亟停暨禄之遣仍將首
事鄭一麟馬承恩韓文盛林廷桂等付之法曹斬
首藁街以為瀆奏之戒
二十六年九月巡撫天津汪應蛟請停差徵租店使以
蘇民困切責之
至二月太常少卿傅好禮又奏抽税事帝以好禮逞

臆瀆擾降級調用并禁後此奏停止者大理卿吳定

奏宥直臣以宣德意復以其出位黨護降調邊方

給事中張問達釐正三事疏曰一别忠佞之言以

絶禍源凡忠言每忤於縉紳重義之輩佞言則發

於武弁嗜利之徒試檢年來奏章開河南礦者千

戶仲春也千戶王允等即相繼以各省礦奏增通

灣店者千戶趙承勛也而千戶馬尚仁等即相繼

以各省稅奏迨山澤已竭闗市已空而千戶郝承

爵等猶以各省未盡之礦稅奏於是開採榷稅營身家之囊橐重直省之困傷果於大工何與公帑何裨此媚上罔上誘君欺君武弁之心何其私而其言抑何佞也至輔臣部院與夫臺省之疏侃侃然剖析礦稅二大害吐精白瀝肝胆何其忠也佞言易入而害實易明忠言難受而益終難却故曰别忠佞所以絕禍源也一嚴貪酷之罪以懲巨惡我朝官員貪酷者重則配戍又重者大辟法至嚴

也乃礦稅内監左右之奸如中書程守訓原奏官陳保韋夢麒等嚇詐多贓以數十萬計打造金銀器皿以數千計郡邑百姓朝廷赤子也毆傷至五十餘命縣驛史丞朝廷職官也摠楚至一時就斃射人手胯汨人師徒撤人廬舍掘人墳塋貪殘已極乃奸惡劉有源扶仇嚇騙唆斃儒紳既逮問正法而守訓等罪不啻十倍反從而寬之雖奉有毋令騷擾不忍加派之旨一切違背恣行横歛以致

在在潑變及今不正其刑守訓等之剝削攘奪將日益甚故曰嚴貪酷所以懲巨惡也一明叅劾之權以正國體國家設都察院道科臺省以主糾彈司封駁此外即論公事猶為越職況中使小人乎今陳增孫朝等貪心一拂飛語輙興將謂各直省官員無大小盡由我叅劾利權無遠近盡由我播弄自此變亂𢾭煽威劫滛刑紀綱凌夷太阿倒置尚可言國體乎所宜赫然下旨切責治罪仍著為

令庶權歸於上而羣小畏法故曰明叅劾所以正

國體也

三十年二月命罷各處税使尋不行

時税使横行内外羣臣交章諫俱不聽至是儀真税

監暨禄亦言地方旱潦閭閻蕭條商民盡𦍒乃命傳

諭各處礦税織造俱行停止鎮撫司及刑部干連税

務人犯即行釋放官各復職建言諸臣俱許復用至

次日司禮監田義又傳旨開礦抽税本因大工未建

帑藏空虛權宜採用各處礦稅織造俱照舊行俟三
殿落成方行停止部司人犯禁俟如故三十三年十
二月又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
半於內府半户工二部而稅使仍不撤湖口稅監李
道詭稱有司固却乞如舊便遽從之又聽福府承奉
謝文銓言設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户部尚書
趙世卿屢疏不聽世卿又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
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歲徵本折約三十二

萬五千餘兩萬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歳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歛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即此各闗不足之數也疏入不省時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覲吏事聞詔法司治之監豎為小戢

顧炎武日知録曰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之臣者為其必至於害民也自萬歷中求

利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
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
為意歟
四十二年四月以皇太后遺命減天下稅額三分之一
免近令畸零小稅
四十八年七月遺詔罷一切榷稅
是月光宗未即位即遵遺詔盡蠲天下額外稅撤回
稅監其派入地畝行户人丁間架者槩免之

熹宗天啓五年户部尚書李起元請復榷水陸衝要依萬歷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從之

愍帝崇禎二年命關税每兩增一錢

臣等謹按春明夢餘録載户部議榷額疏南北榷關有舊額有新增北新關原額四萬天啓元年增二萬五年增二萬共八萬兩滸墅關原額四萬五千天啓二年增二萬二千五百五年增二萬共八萬七千五百兩九江關原額二萬五千有奇天啓

元年增一萬二千五百有奇五年增二萬共五萬七千五百餘兩兩淮鈔關原額二萬二千天啟元年增七千六百有奇五年增一萬五千共四萬四千六百兩揚州關原額一萬三千天啟元年增二千六百五年增一萬共二萬五千六百兩淮臨清關原額銀八萬三千八百河西務原額四萬六千並無加增因解不足額臨清減二萬兩河西務減一萬四千兩崇文門原額六萬八千九百二十九

兩天啟五年增二萬共八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

此舊額與新增之數也天啟六年以助工稅差照

正額每兩加羨餘銀一錢大工竣改為助餉每兩

止增羨餘五分至是量增五分為一錢合計八關

共增銀五萬餘兩明季關鈔之數大畧備矣

三年命關鈔每兩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崇文門河西

務俱如舊

時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為

三萬南京户部尚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税無幾請税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税蕪湖三萬兩而宣課司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

九年復議增税課欵項

至十三年增關税二十萬兩

日知録曰單穆公有言絶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源而為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財為上下通共之

財而以為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以為永鑒也已

十六年七月尚書倪元璐奏門稅積弊

時元璐察崇文門稅事有商人湯茂等訐主事朱從義苛罰情弊因訊書吏及舖商十餘人俱言每失報一紗一裙逋罰全單而又倍之至餘數百者因奏凡

一單所開貨物多至二三千件數十商之所共也以一貨失報而重罰數千件已報不漏之税以一人犯令而徧罰數十家同單無罪之人奸貪如此百姓安得不窮天下安得不亂又言見南中關署有書刋碑漏貨一件通沒一船貨物之半入官葢天下之為關者皆崇文門矣乞嚴詔飭行使商賈常通道路無怨富强之事猶可為也